高羅佩的重慶故事

2014-11-19 *由 重慶晨報 發表于 文化*

他在重慶寫出風靡全球的狄公案

他就是曾在抗戰時期在重慶擔任外交官的高羅佩（1910年-1967年。1943年-1946年擔任荷蘭流亡政府駐重慶使館一秘），被世界漢學研究者們尊稱為「漢學大師」。而這部小說，也是在重慶開始動筆寫下的。

一位荷蘭人為什麼會萌生寫狄仁傑的故事？重慶又是如何讓他和一位唐朝神探結緣的？

21日，高羅佩捐贈文物展廳將作為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常設展廳正式開展。本期尋訪城市文脈，我們聚焦高羅佩和重慶的故事。給我們講述故事的，是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張莉。



1943年4月23日，重慶國民政府前，荷蘭駐中國大使婁翁克剛剛遞交了國書。後排左三為高羅佩。

重慶街頭書攤上 他和狄仁傑結緣

高羅佩與狄仁傑之間的緣分，開始於重慶街頭的一個小書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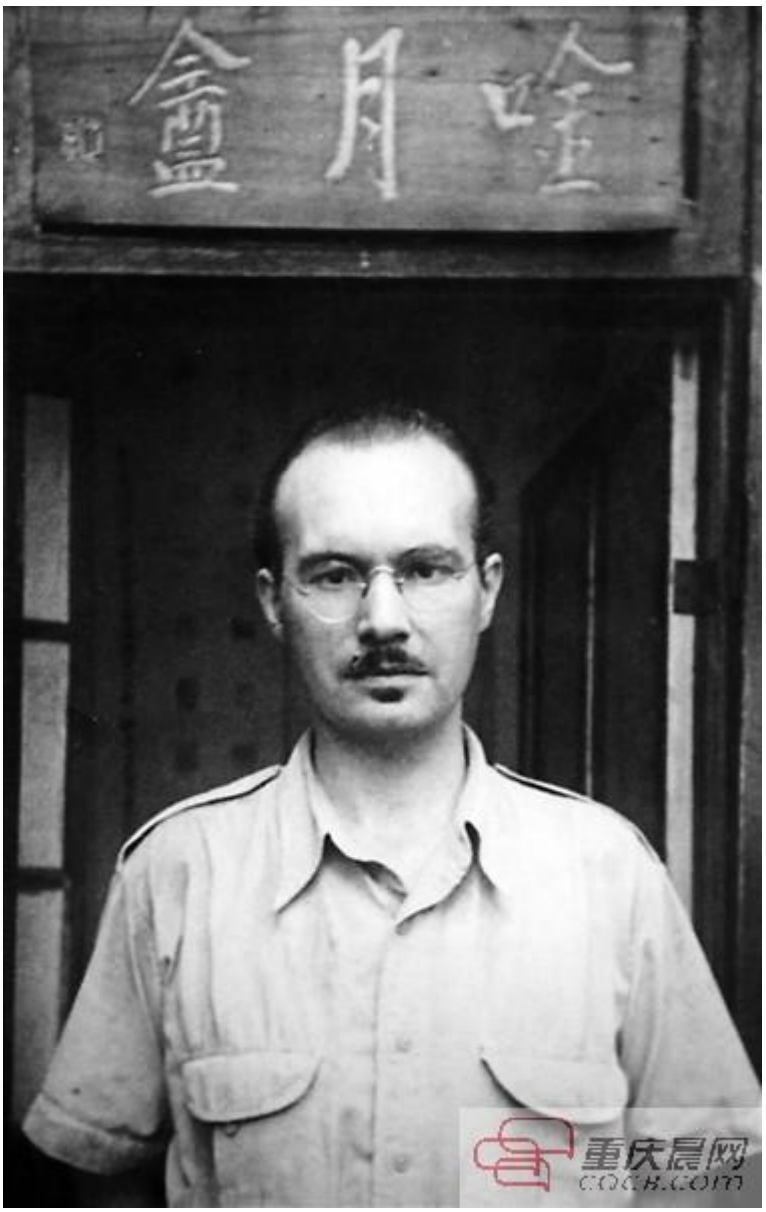
在這個書攤上，有一本在當時中國人眼中並不起眼的清代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作者無名氏。就是這本書，讓高羅佩第一次認識了狄仁傑，一個生活在中國唐代充滿趣味與神秘的神探。

在沒有高科技的年代，靠著蛛絲馬跡抽絲剝繭，《武則天四大奇案》中主人公狄仁傑屢破奇案的故事，讓高羅佩大為折服，他認為雖無指紋、攝影等現代技術手段，但狄仁傑判案之細、破案之神，以及對犯罪心理的分析和推理之縝密，不亞於英國柯南道爾著名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探案》。

憑著自己對漢學的多年鑽研，這本在旁人看來顯得頗為乏味無趣的公案小說，在高羅佩眼中成為了一塊瑰寶。

當時，隨著大量的西方小說被翻譯進入中國，西方的偵探文學也開始大行其道。高羅佩看到西方偵探小說風行，許多人甚至認為除英美德法之外全無這類著作。為了不讓中國歷代公案小說家「含冤於九泉之下」（高羅佩自序中語），高羅佩慨然命筆，決定開始從事《武則天四大奇案》的英譯工作，並在完成後，開始運用自己深厚的漢學功底，動筆創作小說《狄公案》。

於是，一代神探狄仁傑開始出現在高羅佩的筆下，隨著創作的深入，狄仁傑的形象也逐漸豐滿起來。



在書房吟月庵前的高羅佩。

用章回小說體裁 還能寫出工整對仗

高羅佩並沒有用西方偵探小說的體裁來書寫狄仁傑，而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體裁寫成。

高羅佩的《狄公案》故事起始於狄仁傑初到蘭坊縣任縣令時所破的三宗奇案。蘭坊縣是高羅佩虛構的一個西北邊城，這裡發生了錯綜複雜的命案。

在書中，高羅佩運用他對中國民情風俗的豐富知識，編成動人的故事，每回之首有回目，對仗工整，每回的結尾照例是中國古代小說慣用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這樣的寫作體裁，在潛心中國文學的高羅佩看來，簡直得心應手。

在高羅佩創作《狄公案》的年代，以中國為背景的西洋小說，往往將西方人看來奇異的風俗穿插在書中，肆意渲染，以迎合西方讀者的好奇心。有的作者甚至故意捏造或者曲解中國的風俗習慣，依靠離奇荒誕來吸引讀者。例如西方人覺得中國男子蓄髮辮、女子纏足、吸鴉片、討小老婆都很特別，於是在以中國為背景的書籍中，儘量刻畫描繪這些事情。

為了讓大家，特別是西方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古代社會，高羅佩在每一本小說的後面，都鄭重聲明：

「在狄仁傑的時代（唐代，公曆630至700年）中國人不蓄髮辮；髮辮是1644年後，滿人征服中原強迫其接受的習慣。在此以前，中國人蓄長發，在頭頂上結髻，他們在室內室外都戴小帽，男女均穿著寬大長袖的袍子，像日本的和服：和服正是從唐代中國傳入日本的。只有軍人和下等人才穿短衣，露出褲子和腿上的綳帶。茶、米酒和若干其他烈性的酒是通常的飲料。菸草和鴉片在幾百年以後才傳入中國。」

小說總難脫離兩性關係的故事，在高羅佩筆下的中國女子，或是雍容華貴的大家閨秀，或是謹守婦道的小家碧玉，而他書中的插圖，也全部是自己親手繪製而成。



高羅佩手繪的插圖。

全書130萬字 被翻譯成23種語言

在高羅佩筆下，狄仁傑不像包拯、施世綸，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能夠主持正義，也讓自己活得舒暢的人物，也不是苦情，絕對正邪不兩立的角色。

高羅佩將狄仁傑塑造成為一位有幽默感、聰明，不是事事追求正義的儒家形象，不樣樣劃得清是非的正常人，他懂人情，還有武功，能打一陣。在中國，社會治安是板起面孔來處理的，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看到非常風趣的辦案人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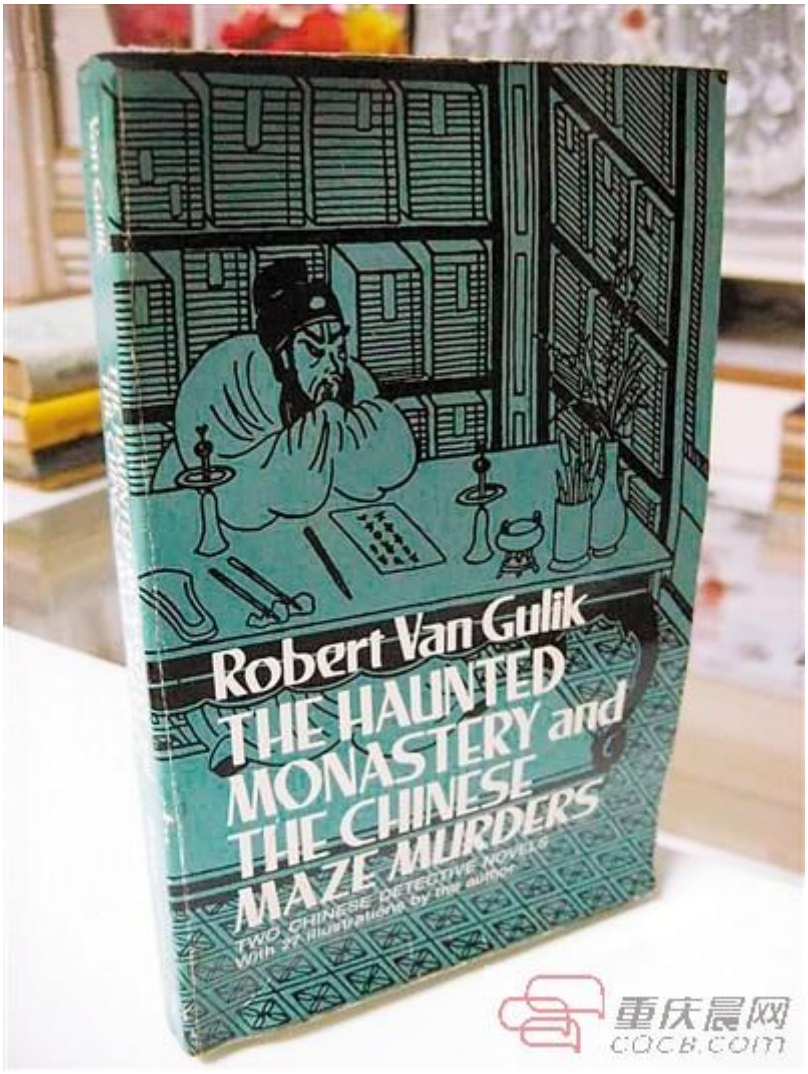
高羅佩以狄仁傑為主角的第一部小說《銅鐘案》面向的是中國和日本的讀者，但卻沒有受到中國和日本出版商的青睞，最終還是荷蘭和英國的出版商看中了他的作品，開始陸續出版並在西方國家一炮而紅，高羅佩也成為名滿世界的偵探小說家。

從在重慶與狄仁傑結緣直到離世的20餘年時間裡，這位西方漢學大家和這位中國唐代神探再也沒有分開過，陸續創作了《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幾部中短篇小說，最終構成了「狄仁傑系列大全」。直到病情惡化的前夜，他還支撐病體，完成了《狄公案》其中《黑狐狸》一案的寫作。

《狄公案》這部鴻篇巨製有130萬字，被翻譯成23種語言，發行100多萬冊，狄仁傑成為風靡西方的「中國的福爾摩斯」。

在數十年時間裡，《狄公案》不僅是荷蘭外交官的必讀書目，美國國務院甚至也曾規定，調到中國工作的外交官們，都必須閱讀高羅佩的這本小說，因為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人的生活背景，甚至連中國人讀起來都覺得不像是外國人所寫。這本書後來還成為了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生的必讀書目之一。

狄仁傑被高羅佩寫活了，活到不斷有人續寫，現在海外華裔作家和法國作家仍然在續寫狄公的故事，讓狄仁傑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活下去。



英文版《狄公案》。

滄浪萬里長

11月17日20:35,電視紀錄片《滄浪萬里長》在重慶衛視播出。紀錄片講述了70年來,曾在戰時重慶生活過的中荷兩國的外交官們傳奇的人生故事。片名即取自高羅佩送給友人徐文鏡的一首詩:

漫逐浮雲到此鄉,故人邂逅得傳觴。

巴渝舊事君應憶,潭水深情我未忘。

宦績敢雲希陸賈,遊蹤聊喜繼玄奘。

匆匆聚首匆匆別,更泛滄浪萬里長。

高羅佩的重慶印象

充滿了歡樂活力的城市

雖然在自己的作品中，高羅佩甚少提到自己曾經居住和生活過的重慶，但在他尚未出版的自傳稿里，這座城市卻屢屢被提及。

你知道在高羅佩眼中，在日機連年轟炸下的重慶是什麼樣的嗎？

「重慶是一座灰濛濛的城市，因為日本空軍把它炸平了幾次，到處是破爛房屋，但它依然充滿歡樂。來自各地的中外人士，因為共同的苦難和危險走到這裡。」高羅佩在自傳里寫道，在重慶度過的歲月，對他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高羅佩說，來自中國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優秀的學者和藝術家都聚集在重慶，當時沒有其他娛樂，他放鬆自己的主要活動是每天的茶話會，以及就中國文化中任何想像得到的話題進行沒完沒了地交談。

在高羅佩的好友，比利時外交官羅伯特·羅特希爾德的筆下，重慶城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了世人面前：「許多小巷非常狹窄，兩個人並肩通過都很困難。在小巷裡，人群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擁擠不堪，這些人都很貧窮，但也很快樂。半裸的孩子們要麼一起玩耍，要麼打群架。還有鬃毛近乎黑色的豬（如因為能夠抓老鼠而受歡迎的貓一樣很受人們的喜愛，在街上，這些豬都用繩子拴住了）、從來不叫的狗、瘦得快死了的雞，它們都在排水溝里的垃圾中覓食。」

「還有無數苦力，他們穿著棉布短褲，汗流浹背，頭部纏繞著一塊骯髒的頭巾，他們慢跑著（常常是唱著歌或者哼著歌），肩膀上的扁擔挑著沉重的貨物。」

「夜幕降臨時，數以千計的蠟燭和油燈在黑暗中閃爍。深夜開門迎客的小商店裡，也提供著微弱的光亮。到處都能聞到刺鼻的味道，它是由農民集市上的貨品、寺廟的香火和潮濕腐爛的物體發出的氣味構成的混合體。每當我在那兒散步時，我必定想起維克多·雨果寫的小說里描述的中世紀巴黎的小街道。」

而就是在這個隨時充滿著堅強和歡樂的中國城市裡，高羅佩開啟了自己人生許多重要階段，《狄公案》只是他在重慶開啟的一項人生大幕而已，在這座城市裡，高羅佩還完成了自己人生中重要階段的轉變，為這座城市留下了至今仍在產生影響的藝術機構。

他在重慶娶了一位中國姑娘

在高羅佩到達重慶的那個年代，很多中國百姓還把外國人當成怪物，何況是他這麼高大的外國人。「爸爸去購物的時候，人們看到他嚇死了，都躲起來。」高羅佩的女兒寶蓮回憶說，「但他必須得買米和面，後來他先在門口用中文問，你們說中文嗎？人們才留下來。」

可就是在這個高羅佩短暫停留並覺得陌生的城市裡，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娶了位中國美女當太太，他們的兒子也在次年誕生於重慶。同時，他還帶著自己最喜愛的古琴，成為了當時重慶城有名的古琴社團「天風琴社」唯一一名外國成員。

通過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提供給我們的大量老照片，讓我們一同打開這位西方漢學大師在重慶生活的畫卷。



高羅佩夫婦和長子威廉。

在重慶遇到一生伴侶

到重慶僅3個月，水世芳就走進了高羅佩的生活，在他的記事本里，幾乎天天提到她的名字。

水世芳當時是荷蘭駐華大使館社會事務部的秘書，是晚清著名的洋務派領袖張之洞的外孫女。

一位荷蘭外交官和一位中國美女，是如何結緣的呢？張莉說，高羅佩在重慶工作時，在一次招待會上認識了水世芳，隨後他專門聘請這位中國美女為他補習中文。在閒暇時間，高羅佩帶著水世芳到戲院去看戲，和她一起出去吃飯，一起看電影《一夜愛情》。

在高羅佩的筆記本里，很快就出現了「Shih-fang」的字眼，或者「S.F.」的簡稱。

在高羅佩的自傳里，他這樣描述著自己和水世芳的結合：「在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會事務部的女秘書……我們開始相愛了，於是我向她求婚。我當時33歲，覺得過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時刻已經到來了。雖然我在開羅和亞歷山大港遇到過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要和一個西方妻子永遠幸福，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實現共同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於我應該與一個亞洲女人，尤其是一個中國女人結婚。」

而水世芳則這樣描述對高羅佩的第一印象：「他身材魁梧，很可愛，舉止得體，很懂『中國人』的禮貌。」他們很快墜入愛河並於當年在重慶正式結婚，於次年在重慶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高羅佩、水世芳的婚禮。（1943年12月18日攝於重慶）

愛在飯後彈中國古琴



高羅佩在重慶琴家楊少五家中。

雖然高羅佩的中文帶有荷蘭口音，但他精通古詩詞，會書法，懂禮儀，所以在文人墨客的圈子裡很混得開，很快在重慶社會中建立了各種聯繫。徐悲鴻、齊白石、饒宗頤等人都是高羅佩的朋友。

1943年初到重慶時，高羅佩就被中國文化所吸引。安頓下來之後，他開始細心研究中國文化的精髓。首先，他對中國琴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久，他聘請中國琴師指導自己彈奏《高山流水》等樂曲，每當彈琴時，他神情專注，搖頭晃腦，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樣。

當時重慶有一個上流人士的古琴社團叫「天風琴社」，成員包括于右任、馮玉祥，而高羅佩是唯一有資格參與的外國人。據學者陳之邁回憶，高羅佩喜歡把古琴帶到重慶的各種社交場所，在飯後為朋友們彈奏。



天風琴社送別高羅佩夫婦(中)，並於晚宴後合影。（1946年3月攝於重慶）